

# 救赎

小黑羊 / 著

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救赎，  
一个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看待问题的视角，  
一个了悟了生命，心灵得到释放，  
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踏上唤醒自己的内心的路。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 救赎

小黑羊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救赎 / 小黑羊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201-13224-2

I . ①救… II . ①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8 ) 第 073492 号

## 救 赎

JIUSHU

小黑羊 著

---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邮 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潇文  
封面设计 杨泽江

制版印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 / 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4.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 022-23332469 )

## 作者简介

小黑羊，原名胡进，安徽铜陵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本科学历，现为自由职业者，铜陵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光明日报》《当代小说》《中华诗词》《当代小说》《诗词国际》《鸭绿江》《中国诗词选刊》《新诗歌》等报刊，并曾在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安徽省散文大赛等文学赛事中获得奖项。

策 划：未来趋势文化传媒（北京）股份公司  
责任编辑：张潇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2
第三章 .....	28
第四章 .....	36
第五章 .....	44
第六章 .....	62
第七章 .....	73
第八章 .....	118
第九章 .....	123
第十章 .....	136
第十一章 .....	161
第十二章 .....	179
第十三章 .....	191

第十四章 .....	214
第十五章 .....	230
第十六章 .....	240
第十七章 .....	254
第十八章 .....	264
第十九章 .....	275
第二十章 .....	281
第二十一章 .....	295

## 第一章

### (A)

人生来便是愚蠢的，倘若不加管制，让这些愚蠢泛滥开，就可以荒芜掉一个人的人生。只是大多数人能力不足，无法对愚蠢进行有效的管制，于是便导致了满目的荒原。叶永当然觉得他是愚蠢的，只不过没有周围人明显罢了。或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冷眼旁观。

他比他的同学大了三岁，小时候家里没钱，学习就被耽误了。他明白这是迫不得已，却没有宽宏地原谅，他恨他父亲。那个叫叶振东的混蛋在他三岁时就离开了他，在这点上叶永并没有怪罪，毕竟每个人都有权力去选择自己的生活，可是将近二十年，那家伙满足了吗？得到了吗？还不是现实地活在最底层？每次想到这里，叶永都会咬牙切齿地诅咒。牺牲掉最亲的人的幸福，换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苟且偷生，叶永无法原谅这种看不清自己能力却敢于抛弃至爱去赢得失败的人，这种人结合了愚蠢与自私，伤害自己也在伤害他人。

父亲走后，他的母亲不久就精神分裂了，有人说是因为思夫，叶永实在弄不懂这种夫有什么好思的。但活生生的现实摆在眼前，无法逃避，只能试图去接受。每次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叶永都会很难过，看到她露出一口黄板牙时叶永会很愤怒。他的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那个混蛋身上。这种恨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被洗净，反而日积月累起来。

母亲病后，外婆独自承担起抚养他的义务——靠着扫马路的工作。应该说这个世界是很美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不辞劳苦地去爱，连患精



神病的母亲有时也会给叶永一个温暖的拥抱。是的，倘若没有叶振东的出现，一切都会很美，他的母亲也会在家过着相夫教子平淡如茶的生活，不必在医院里被人怜悯。不，应该说不必被人鄙视，怜悯只是包装鄙视的外壳。叶永自己体会过那种滋味。那是在他小学时，无父有病母的事实被人捅出去了，班上一下子就炸开了锅，有人表示嘲笑，有人表示关切，形式不同，但本质却都是血淋淋的伤害——凭他们的程度，自然想不到用自己的幸福去咀嚼他人的不幸实际上是一种罪恶，或者说想到了却以自己的罪恶为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去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好孩子。于是，小学六年，叶永成长得比他的同学都快——毕竟痛苦是成长最好的催化剂。初中之后，叶永变得非常小心，对年龄、家庭状况等守口如瓶。

他瞧不起他的同学们，准确地说是恨他的同学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叶永抱怨自己的家长多么严格，多么不尽人意，每到这时叶永都会很难过。他们拥有的爱实在是多得泛滥了，可是叶永呢？唯一得到的父母之爱就是医院里母亲偶尔一次的拥抱。有好几次叶永都想吼出来，但最终都忍住了，小学那段时光都走过来了，何况是现在呢？

每次去医院的时候都会经过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每到秋天那里都会铺满落叶。叶永最喜欢一脚踩上落叶，仔细地欣赏落叶粉身碎骨的声音。秋风是了无声息的，就那么轻柔地吹过去，带着草木欣欣向荣的清香味。是啊，如果不是去医院，而是去散步或是去其他什么地方，该多好啊，这样的天气，这样的风景。只是世上没有如果，叶永要去的地方就是医院，他去医院的原因就是有个精神病母亲。想到这里，叶永脚上的力气不知不觉就加了几分。叶永知道，其实这也说明他的无能为力，因为只有无能为力的人才会拿周遭不相关的人或物出气。

打开病房的门就是一股略微刺鼻的药味，眼前出现几张病床，他的母亲就躺在最角落的地方。她的头发是凌乱的，可以显示这里护士的粗心——但也没办法，谁叫这里是全市开价最低的医院。叶永径直

走进来，看了看四周，周围的人要么神情呆滞，要么咧嘴傻笑。叶永实在不想让母亲在这种地方待下去，可家庭情况实在没有办法让她转入更好的医院。

母亲分明看到了叶永：“小永，来了。”她咧开嘴笑。

“嗯，来看看你。”叶永坐到母亲身边。

“好，好。”

“妈，今天过得怎么样？”

“好，好。”

“妈，我马上要上高中了。”

“好，好。”

“你就不能换个回答？”

“好，好。”

叶振东，你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吗？

每次在路上碰见外婆的时候，看着外婆费力地挥着扫把，叶永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的。他明白，以外婆这个年纪，根本不必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只是世事难料，想必外婆以前也不会知道，她的晚年生活会轻而易举地被一个男人给毁了。但尽管如此，她依然顽强地活着，甚至在家的时候会给叶永一个微笑，表示今天一切安好，虽然根本没那个必要。叶永当然知道一切安好，但叶永心领了这份好意。

有的时候，叶永真的很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有人犯了错，可无辜的人却要为他承担后果，这叫什么玩笑。可看到外婆笑容的时候叶永又会觉得温暖，虽然他打心里抗拒这笑容背后隐藏的令人沉沦的气息。叶永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如果爱这个世界，就说明他已经对现状足够满足；而一旦一个人对现状足够满足，则必然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导致能力低下，以至于想进取的时候无能为力。而叶振东却更进了一步，固执地和自己的无能做斗争，明知希望渺茫，付出与回报不会成正比，却牺牲掉亲人的幸福去满足自己尚未成熟的虚荣心。是的，叶永绝不会步他的后尘，因此，他必须

抛弃柔软，用尽全力去恨，然后从中汲取力量前进。

只是有的时候，叶永会累，那种心里全是负面情绪的感觉让叶永很难受。累的结果是叶永更加恨叶振东，是叶振东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叶永早就没有退路了，拥有这样的家境，未来他只能自己一人披荆斩棘，他没有资格像别人那样沉沦，他只能不断向前冲，直到他有能力独当一面。

站在永平五中的门口，叶永对自己笑笑。过去他可没想到会真的来到这所中学。他承认他对高中生活是有期待的，可是中考成绩却把期待毁了大半。那个时候是七月，是夏天大张旗鼓来临的时候，空气中有种令人烦闷的燥热。看到成绩的时候，叶永感到一种万籁俱寂的凉意。其实失败的人并不可悲，可悲的是那些绝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失败了。这是叶永头一回真真切切地感到耻辱。周围的同学谈笑风生，互相恭喜对方或为对方遗憾，偶尔会有人过来安慰叶永，替叶永感到惋惜。而叶永却只觉得烦躁，他很讨厌别人用关心的形式触及自己的敏感部位，小时候如此，现在也如此。

“都去死吧，一群装模作样的家伙，你们，都去死吧。”叶永在心里不停地诅咒。当然他不会明白，他之所以会这么想，究其根本还是他太小了。

二流的学校就是二流，连军训服装都是二流，才发下来的衣服就到处都是线头。请来的教官也令人恼火，不过只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脱离了学生阶层便觉得自己和学生们在思想上有了本质区别，觉得眼前这些未经世面的家伙不过是群小鬼。叶永觉得真是可笑。军训的几天他一直用看小丑的态度看他们表演，看他们笨拙地展现威严，看他们装模作样地与学生亲近。恐怕他们觉得自己真的能在威严与温和间游刃有余地转换吧，实际上他们和叶振东一个德行——自以为是的家伙们。还有他的同学们，真是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刚进了高中就被要成为大人的虚荣心所支配，笨拙地和教官用大人的口吻开着玩笑；有的还未从青春期的阴影里逃脱出来，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肆无忌惮

地用粗话与人打交道；还有些人比较内向，话说得比较少——叶永比较喜欢这种人，毕竟他们不会张牙舞爪地展现自己的愚蠢。只有班主任令他稍稍满意，虽然和教官聊天的时候手舞足蹈像个孩子，但面对学生时威严毕露，即使微笑也会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一看就是高手。

军训的那几天一直没有下雨，太阳火辣辣的，不知疲倦地散发着光与热。每当感到汗珠在打滚的时候，叶永都会望望天。天空是淡灰色的，作为一个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城市，这里的天只有在雨后才会呈现出一种澄澈透明的蓝。真是个悲哀的城市，叶永想。

### (B)

踏上火车的时候，叶平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不知不觉自己就不再是个学生了，应该觉得可喜可贺，可叶平却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已值六月，这个时候正是春天与夏天的拔河时期，气温在临界线边摇摆不定，动不动就会让人觉得烦躁。但叶平却异常冷静，看着窗外飞驰的风景，心中空白成一片。

作为普通人，叶平有作为普通人的自觉，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某一天一鸣惊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往往是相对应的，叶平倒是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因此对自己的预期定位比较低。不过这样也好，人生如茶，清茶最为爽口。

他从小一个人跟着父亲，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父亲却一直没有再婚。他曾不止一次地问父亲，妈到底为什么不要他们，父亲却总是笑笑不语。有时叶平闹得凶，父亲没有办法，就说她只是年轻，要去闯闯。叶平不明白，吵着让他继续说，父亲就轻轻摸摸叶平脑袋：“乖，你妈只是去旅行了，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只是妈回来的日期一直在无限期延长。

叶平觉得这纯粹是自欺欺人。

其实有的时候，叶平真的会因为母亲而自卑。但是他很少说出来，尤其是在父亲面前。因为他知道说出来会让父亲难过，毕竟父亲所承担的，远比他承担的多得多。世上很多事情都一样——沉默是金，说得太多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他人。

在大学他像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一样谈了恋爱，又像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一样将毕业当成了分手仪式。他的女朋友叫杨欣，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KTV里。他记得那家KTV的灯光是五颜六色的，灯光有规律地旋转，在地板和墙壁之间平添了一份斑斓。他被朋友邀来庆祝生日，杨欣喝了很多酒，一边喝一边扯着嗓子叫，手舞足蹈像个疯子，全然不理睬别人的目光。结果杨欣跳着跳着，突然一个趔趄倒在叶平身上。叶平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杨欣缓缓抬起头，呆呆地看着杨欣理了一下头发，呆呆地看着杨欣微微一笑，呆呆地看着杨欣轻轻吻了自己。

事情总是这么奇妙地进展着，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叶平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觉得那一吻有着浓郁的酒味。他听到了旁边人的起哄声，他紧张起来，开始用眼角瞟着四周，但他只看到了一张张被灯光照得朦胧的、表情夸张的脸。他又将目光集中在杨欣脸上，杨欣的脸庞泛着红晕，不知是因为喝酒还是因为羞涩，刘海斜斜下垂，遮住一只眼睛。叶平突然发现，杨欣是如此漂亮，倾国倾城。

再然后，他们恋爱了。

没了酒劲的杨欣是一个很正常的女孩，活泼可爱，只是有时她会闹。他们曾一起骑着自行车在沿江的马路上飞驰，他们也曾在花前月下互诉衷肠、拥吻，他们甚至曾一起进了情侣旅店，在狭小的房间里上演在羞涩和欲望之间挣扎的好戏，享受着仿佛飞一样的缠绵迷乱。大学生活对叶平而言是最珍贵的回忆，叶平也正是在大学彻底地脱茧了，整个人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质变，举手投足都已经带上了成年人特有的气息。叶平也明白自己变了不少，并为此小小地欣喜着。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毕业前夕，天气正缓缓地预热，他们像所有大学情侣一样讨论毕业后的去向。杨欣是南京人，而叶平是永平人，

他们都想回各自的家乡生活，并都试图劝服对方去自己的家乡。于是不可避免地，他们起了争执。叶平说他爸这么多年一个人养他不容易，他想多陪陪爸。杨欣不知怎么就胡搅蛮缠起来，问叶平爱她多一点还是爱他爸多一点。叶平说爸只有一个，杨欣就大声嚷嚷，说难道她就不是一个，难不成叶平喜欢上了其他人？然后她就气冲冲地自顾自走了。叶平想挽留她，拉住她的胳膊，却被她一把甩开。当时叶平也被杨欣弄得有点焦躁，就暂时没有管她。回到宿舍后叶平又给杨欣发了短信，但没有收到回复，给她打电话，没人接。于是叶平就明白，两人在毕业后的去向这个问题上不会给彼此留有余地，一切也都结束了。

那天晚上他静静地看着天花板，等着夜幕降临，又等着天色渐亮。手机一直在手心紧握，只是一直没听到他所期盼的铃声。等到外面天放亮，开始有喧闹声的时候，叶平终于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次日晚上，窗外漆黑的夜被点点灯光斑驳着。

他没有哭，因为他曾为这天做好了心理准备。可即使再有准备，悲伤来的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猝不及防。叶平爬起来，打开令人失望的电话记录和收信箱，艰难地笑了。

他终究是一个人踏上火车，没有人送他。他站在汹涌的人流里，像是迷了路的小鹿。

出火车站的时候叶平差点没看见父亲。父亲一个人站在人海里，踮脚抬头，拼命张望——但这也不能改变他几乎被人潮淹没的事实。父亲看到叶平时，先是眼前一亮，然后咧嘴一笑，满脸的皱纹像水波般荡漾开来。父亲摸摸叶平的头：“好小子，又长高了。”叶平突然觉得自己回家了，即使要到家还有一截路，可是这个时候，他真的有一种找到依靠的感觉。

“爸，开啥玩笑？我多大了，还能长？”叶平笑着调侃。

父亲只是笑笑，然后就弯起腰准备帮叶平拿行李。叶平看着父亲略微佝偻的脊背，有了一种想哭的感觉。他轻轻拥住父亲：“爸，我回来了。”

父亲的身体猛然抽动了一下，然后一动不动，维持了那个弯腰的姿势几秒。但他最后缓缓站起，拿过了叶平的行李。

他们一路寒暄，可叶平觉得父亲有点心不在焉。但叶平并没有在意，因为他回来了，他回家了。即使在外面经历了那么多，心里填充了那么多的悲伤，但是他终究还是回到了能让自己依靠的地方。

叶平没有意识到，在他这么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开始背叛杨欣，因为他已经将杨欣当作了“外面”的一部分。

杨欣，我回家了，你呢？

之后叶平参加了永平五中的教师招聘考试，非常顺利地通过了。父亲做了一大桌菜恭喜他，叶平也很高兴，毕竟自己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现在可以自食其力了。父子俩相互举杯，不一会儿一瓶酒就见了底。叶平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时候醉的，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喝醉时反复重复的两个字：若潇。

李若潇是母亲的名字。

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父亲已将桌子收好，还端上了热腾腾的早餐，桌面已经完全没有昨晚狼藉的样子。吃饭的时候，叶平一边舀着粥，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死死盯着父亲，若无其事地问：“爸，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呢？”

叶平清晰地看见父亲的肩膀微微颤动了一下。

“傻孩子，我要是再找一个，你指望你后妈能好好待你？还是说，你就想找一个后妈？”父亲抬起头，笑吟吟地看着叶平。

“嗯，有时候，也挺想，毕竟你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也需要一个伴了。”叶平说。

“真的？你还真希望你老爸能有个伴？”父亲从上衣口袋拿出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根烟，放到嘴边。然后拿出打火机，准备点烟。

“当然。不过爸，你要找老伴的话注意点，不要找像我妈那样的就行，要有点责任心的。”叶平假装没在看父亲。

父亲点燃烟，深吸一口，然后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放心，儿子。”

叶平轻轻叹了口气，继续吃粥。

永平城是座很奇妙的城市，作为城市化刚刚起步的小城，它将原始与现代化融于一身。这里既有已经落后的、被岁月斑驳殆尽的低矮平房，红砖墨瓦，蜘蛛网虬结成看不清楚的一团，也有锋利的、直插云霄的高楼大厦，周围的霓虹灯围绕大厦，众星拱月般。这里的天空永远不会蓝得彻底，也不会灰暗得彻底，只会一直平稳地维系在一个恰到好处的点。

临近开学的傍晚，叶平像以前那样站在家里的阳台上，俯瞰这座城市，看着灯光一点一点将夜幕蚕食。叶平静静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会儿，点进了杨欣的空间。

杨欣发了一条新“说说”：才发现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叶平将手机又重新放回兜里，闭上眼睛。杨欣，你在经历什么呢？没有这么简单？唉，算了吧。叶平轻轻笑笑，都过去了，也许是找到一段新的恋情了，正为此苦恼吧。想到这里，叶平又笑了一下，原来你还在我心里啊，我亲爱的。

没错，那种苦涩的感觉，错不了的。

这时，父亲走到叶平身边：“叶平，看风景呢。”

“嗯。”叶平应道。

“马上就要当别人的老师了，什么感觉？”父亲说。

“什么感觉……”叶平想了一会儿，“就是有点紧张，有点激动。而且，马上要拿工资了，挺高兴的。”

“还没工作就想着拿工资？你想得倒挺远。”父亲调侃道，“小伙子一点儿不踏实。”

“要没钱的话，哪能叫工作呢？”

“叶平。”短暂的沉默后，父亲的语气严肃起来。

“嗯？”叶平依然在看风景，“干吗？”

沉默了很久，父亲说：“这么多年，你恨你妈吗？”

叶平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也许，有点吧。”然后又顿了一会



儿，继续说，“都快二十年了，妈到现在都没回来一次，说一点也不恨，恐怕没什么人相信吧。”

“也对。”父亲笑笑，“这么长时间也难为你了，没妈的滋味不好受吧。也怪我当时没有留住她。”

“爸，”叶平终于问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记得她？”

叶平其实自己也知道“记得”用得不对，可是叶平实在没法说出“爱”这个字。他挺害怕“爱”会触犯到父亲心里最敏感的位置。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父亲的脸上看起来没有出现任何慌乱，“她毕竟是你妈妈啊。”

于是叶平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问下去的必要了，父亲制成的茧异常坚实。

开学初叶平进了永平五中，那天天气还行，虽然有点热，但是有风吹来的时候会有片刻的凉意。校门口的参天大树像是在欢迎客人，偶尔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弹着某种乐器。大门上方的牌子上刻着四个大字——永平五中，而且还镶了金边，似乎象征着这所中学的荣耀。

叶平有预感，在这里，他的生活一定会发生什么，对，一定会。

### (C)

当叶平走在永平五中的小路上，心情愉快地看着周围的风景时，叶永正在阳光下站立，面无表情地诅咒着周围的一切。的确，世上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乎同一地点同一时间，有人在放开心窗去爱，而有人却在用尽全力去恨。

此时叶平正斜倚在操场的栏杆边，抬眼望去，椭圆形的操场上，学生们列成了一个个方阵，秩序井然，仿佛列阵的士兵。教官们则像将军一样站在方阵的前方，举手投足颇有挥斥方遒的气势。而叶永便